

家庭記事

家庭紀事

[俄]阿克薩柯夫著

湯 眞 譯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С. Т. Аксаков
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

本書据 Oxford University 版 J. D. Duff
譯本 A Russian Gentleman (1917) 譯出

家 庭 紀 事

(俄)阿克薩柯夫著
湯 眞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368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7 3/4 插頁 3 字數 184,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1,001—12,600 定價(6)0.80元

塞·季·阿克薩柯夫 К·比伽列夫

根据出生和所受的教育來說，塞爾蓋·季莫菲耶維奇·阿克薩柯夫屬於那一代的俄羅斯作家，他們的童年時代是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邊緣上度過的，青年時代正巧碰上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①，而創作方面的成熟却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事。正當農民改革的前夜，在所謂“農奴解放”^②之前兩年，阿克薩柯夫結束了他的生活。

作為在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二〇年的一個文學涉獵者、保守的政治觀點的擁護者、反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的繼承者，阿克薩柯夫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度過了真正的“第二個青年時代”。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偉大榜樣的影響之下，他晚年才成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在回憶童年、青年時代和敘述親族朋友的故事的基礎上，真實地描述了十八世紀末葉伏爾加河左岸的地主莊園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

“塞爾蓋·季莫菲耶維奇·阿克薩柯夫的作品，幾乎是一部完整的自傳，只要了解他的作品，就能充分地了解他的品德、他的傾向和興趣……”——他的兒子依凡^③論到塞·季·阿克薩柯夫時這樣寫道。

塞·季·阿克薩柯夫在一七九一年九月二十日生於烏發。從他父親方面來說，他是一個中產的貴族家庭的後裔。他的父親季莫菲依·斯捷潘諾維奇·阿克薩柯夫，曾在烏發高等地方法院擔任檢察官。母親馬麗亞·尼柯拉耶芙娜，是烏發一個官僚貴族的

女儿。

阿克薩柯夫的童年是在烏发城、和他祖父傳給他父亲的草原領地新阿克薩柯伏度过的。

一八〇〇年，阿克薩柯夫九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喀山中学去求学。后来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肯定地说：“我确信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圓滿的，他缺乏了一种他必須在青年时代感觉到、否则就永远感觉不到的經驗。”

一八〇四年的秋天，阿克薩柯夫成了喀山大学的大学生。無論在中学和大学里，他对业余戏剧的演出都非常醉心，他自己在这里显出了非凡的表演天才。

阿克薩柯夫的文学兴趣，在当时还远沒确定，而且极不一貫。他能背誦“那些因为語言純洁和正确而在当时堪称楷模”的德米特里耶夫④的詩；他很贊賞卡拉姆辛⑤的軟弱无力的詩，而……激烈

① 反抗拿破侖侵略的民族战争，历时約半年。

② 1861年，俄皇亞历山大二世慑于农民革命运动的威势，于2月19日签署了取消农奴制度的宣言和农民管理条例。这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农奴制度走向了資本主义制度。但这一改革是农奴主从上而下的施行，并不能使农民得到滿足；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时，要为他们所得的一块貧瘠的土地付出多年才能付清的巨款，而地主则保留了最好的土地。

③ 阿克薩柯夫的儿子依凡（1823—1886）和下面講到的康士坦京（1817—1860）兩弟兄，均为著名作家、詩人、斯拉夫派的領袖。

④ 德米特里耶夫（Дмитриев, И. И. 1760—1837）：詩人。他的文学活动，頗受卡拉姆辛的影响，为俄国感伤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非常流行。

⑤ 卡拉姆辛（Карамзин, Н. М. 1766—1826）：名作家，代表作有感伤主义的小說可憐的丽莎。他同时是語言改革家，“在罗斯第一个用活的社会語言代替了死的書本語言。”（別林斯基語）

地抨击他的散文，結果惹起了同學們的嘲笑和不满。

他初期嘗試作詩，是在大學里讀書的時候。他的詩作恪守感傷主義者的風格。在那些詩里面，我們看到有：對於想象中的美人的“超乎常情的懷念”，有戀戀不舍的“惜別的心情”、“熾烈的愛情”和“悲哀的日子”。不過這並沒有妨礙阿克薩柯夫和幾個朋友創辦手抄的我們的工作雜誌，自己擔任反對卡拉姆辛所提倡的文藝改革的角色。

他的大學時代，正巧碰上一八〇五年和一八〇七年兩次戰爭^①。他能夠清楚地回憶起，在第一次跟拿破侖戰爭的時期，大學生們如何集合在一起，听讀他們從前一位同學的來信。在這些信當中，“充滿了對俄國軍隊的光榮的熱愛。”一些關於巴格拉齊昂^②的功勳的故事，在年青的听众當中喚起了熱情。

阿克薩柯夫離別了喀山大學，在莫斯科度過了一八〇七年至一八〇八年的冬天，春天時，他到了彼得堡，在那里法律起草委員會擔任翻譯。阿克薩柯夫住在彼得堡時，成了一個戲迷。他跟演員蘇謝林^③交上了朋友，這使他結識了許多戲劇界“現在的和過去的”名流。在蘇謝林的指導下，阿克薩柯夫排演了一系列的角色，成功地參加了業餘的演劇，而且還在希希柯夫^④家里表演過，這是由他的同事A·И·卡茲納契夫介紹他去的。“我有絕對的演劇才能，現在我想戲劇是我真正的職業，”——後來阿克薩柯夫肯定

① 指俄國與奧、英、普同盟對拿破侖的戰爭。

② 巴格拉齊昂(Багра́тион, П. И. 1765—1812)：卓越的俄羅斯將軍，1812年衛國戰爭時在庫圖佐夫的部下任左翼指揮。

③ 蘇謝林(Шуштерин, Я. Е. 1753—1813)：著名的俄羅斯演員。

④ 希希柯夫(Шихов, А. С. 1754—1841)：反動的政治家和作家，曾任沙皇政府樞密官及教育部長。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由他在1811年和杰爾查文共同創立，維護18世紀文學傳統。

地說。

阿克薩柯夫上希希柯夫的家里去，亲眼看到了声名狼藉的俄罗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的誕生；这个座談會，沒有多久就成了进步陣營所有的文學工作者所公認的文學上因循和墨守陳規的同義語。

座談會的創辦人是希希柯夫，他远在一八〇二年就出版了論新旧文体这一本書，反对卡拉姆辛。希希柯夫，在政治观点上极端反动，所以連那个政治見解非常温和的卡拉姆辛的語言都被他看成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的“駭人听闻”的法国革命思想和观念的反映。希希柯夫既然反对俄国叙述体散文的革新，自然想竭力保持官方的反动的世界观的全部体系。因此他觉得現代标准語言里必須尽量多多采用教会的祈禱書中的詞句。希希柯夫这种立場沒有获得前进的貴族文學家們的同情，所以聚集在座談會周圍的，主要是些才干不高、而希望造成官場聲勢的年青官員，或者年老的頑固的文學家們。

阿克薩柯夫同希希柯夫的往来，正如一八一二年初在莫斯科跟尼高列夫①这种过时的文學界的殘余分子、跟高哥什金②及沙特洛夫③这种古典主义的模仿者交际一样，只能妨碍阿克薩柯夫的独立的文學發展，把他引上了歧途。阿克薩柯夫按照古典主义的傳統，翻譯了索福克里④的菲洛克特达——当然不是从希腊文原著，而是从拉格尔普的法文改編本譯的；他用晦澀難懂的詩句給他的朋友卡茲納切耶夫写信，这封信倒是很有趣的，从信里的观点来看，他斥責了当时的现实中的惡劣現象之一——貴族社会对

① 尼高列夫(Николев, Н. П. 1758—1815):詩人和戏剧家。

② 高哥什金(Кокоскин, Ф. Ф. 1773—1833):曾任莫斯科剧院總經理。

③ 沙特洛夫(Шатров, Н. М. 1765—1841):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第二流詩人。

④ 索福克里(Sophocles, 紀元前496?—406?):希腊悲剧詩人。

法国文化的卑躬屈节的爱好。阿克薩柯夫一切嘗試的詩，都蒙上了行將消滅的文学形式，這說明他不是真正的詩人，也沒有自己的見解。

一八一六年，阿克薩柯夫認識了杰爾查文①。

阿克薩柯夫在彼得堡過的三年，標志着他常同杰爾查文會面，這三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特別鮮明的痕迹。杰爾查文自己知道在人世間不久了，“我的好時候已經過去了，”——有一次他對跟他談話的年青人說；在談起之間，他提到一個人的名字，他看出這個人可以承繼他的聲譽，而這就是阿克薩柯夫第一次聽的那個“在中學里超過了所有的同學”的普希金的名字。

阿克薩柯夫同叶卡德林娜時代的一個將軍的女兒奧列格·西米諾芙娜·沙普拉基娜結婚之後，離開莫斯科，搬到了奧倫堡省去，打算從事農業工作。在鄉村里的頭幾年，年青的阿克薩柯夫夫婦同塞爾蓋·季莫非耶維奇的父母同住在一起，後來，阿克薩柯夫的父親把在奧倫堡省別列別依斯基縣的納杰日基諾田庄分給了他，因此田庄就成了他單獨所有。

一八二二年夏天，阿克薩柯夫開始了他的獨立的地主生活。他跟祖父和父親相反，不善於經營田庄；可是另一方面，他從小就愛好自然界，因此，在空閑的時候，他就去打獵或釣魚。

阿克薩柯夫的田園詩漁夫的悲哀，儘管在詩的形式上還有缺點，却與他早期的其他文学作品大不相同，寫得很成功。

農業活動失敗後，阿克薩柯夫不得不放棄農村生活，帶了增大起來的家庭一起上莫斯科去，想找一個適當的職位。一八二六年九月八日，阿克薩柯夫到達了莫斯科。由於他認識希希柯夫的關

① 杰爾查文（Державин, Г. Р. 1743—1816）：著名詩人，被稱為叶卡德林娜時代的“歌手”。“18世紀的俄羅斯在杰爾查文的創作里留下了鮮明的痕迹。”（別林斯基）。

系，——当时希希柯夫正当教育部長，——阿克薩柯夫在莫斯科書報檢查局得到了檢查官的职位。

阿克薩柯夫回到莫斯科的一天，正巧普希金被尼古拉一世从米哈依洛夫斯基村召回来，也到达了那儿。九月十二日，普希金头一次到大劇院去。叫人奇怪的是，阿克薩柯夫在他的文学和戏剧回忆录里以他特有的仔細叙述了他在莫斯科的最初的印象，叙述了如高哥什金的殷勤和扎高斯金①的忙碌，叙述了他自己每天到剧院里去，——可就是没有一个字提到普希金。普希金的回来并没有激动他：他簡直沒有理会普希金。这种叫人奇怪的沉默，足以証明阿克薩柯夫还只是一个对过去感到兴趣的文学家。

在莫斯科，阿克薩柯夫正碰上文艺戏剧生活大为活跃的时候。那里的戏院，从前在行政上是隶属于彼得堡的，从一八二三年起改由莫斯科总督管轄。高哥什金被任命为剧院經理，扎高斯金成了經理处的委員。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依公爵②和比沙列夫③对戏院工作的关系也很密切了。

这批领导着莫斯科戏院的編剧家，反对文艺上和戏剧上的一切革新。比沙列夫当时攻击聪明誤，認為格利鮑耶陀夫④这个作品不符合喜剧的唯一目的——使观众欢乐开心。因此，他自己就毫不倦怠地动手写了一些使听众欢乐的小歌剧，这些小歌剧由剧院

① 扎高斯金(Загоскин, М. Н. 1789—1852): 观点反动的历史小說家和戏剧家。

② 沙霍夫斯科依(Шаховской, А. А. 1777—1846): 写有喜剧及歌剧多种，但文学观点很保守。

③ 比沙列夫(Писарев, А. И. 1803—1828): 通俗戏剧的戏剧家，著有老师与學生等。

④ 格利鮑耶陀夫(Грибоедов, А. С. 1795—1829): 杰出的作家，他的聪明誤諷刺贵族、官僚和臃肿的軍人，是俄罗斯詩剧中最偉大的作品。

委員會事先預定，他写得非常匆促簡率，因此他的一个同时代的人曾为他取了一个綽号，称他为“戏剧匠”。不过比沙列夫的小歌剧并不总是以追求不得罪人的娱乐为目的的。古典派的追从者们选择了舞台作为斗争的场所，反对俄国文学發展中的民主傾向。

阿克薩柯夫回到莫斯科就进入了那个小圈子。在这几年里，他在文学上和社会上的立場，为那个小圈子的見解所局限了。文学界的虛浮的声势，毫不引起他的怀疑，而始終看作是可靠的权威。

他在莫斯科导报（一八二八——一八三〇年）和格拉吉亞（一八二九年）上发表的剧評中，把圍繞在莫斯科剧院周圍的編剧者们作了太过分的贊揚。阿克薩柯夫象他的朋友扎高斯金和比沙列夫一样，向进步的新聞記者尼柯拉·波列伏依^①展开了攻击。

在同波列伏依的斗争中，他还运用了其他的手段。譬如克謝諾方特·波列伏依^②就曾肯定地說：阿克薩柯夫的檢查官的紅鉛笔，曾使他的哥哥不只一次地陷于悲觀失望。

实际上，一般說来，阿克薩柯夫决不是象声名狼藉的皮魯可夫或克拉索夫斯基那样的書报檢查的走狗。在彼得堡，阿克薩柯夫并没有获得别人的好感，因为早在一八三〇年，阿克薩柯夫写的一篇諷刺性的短文部長的介紹，就已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滿。一八三二年，阿克薩柯夫失掉了書报檢查机关中的职位。免职的理由是他讓一本叫十二个熟睡的警察这本小册子得到了出版（这本书是戏拟茹柯夫斯基^③的十二个熟睡的女郎的）。沙皇認為“檢查官

① 尼柯拉·波列伏依（Полевой，Н. А. 1796—1846）：新聞記者，作家和历史家，在1825—1834年編輯出版莫斯科电訊杂志，他在前期是进步的，但在晚年时就轉到了反动的立場。

② 克謝諾方特·波列伏依（Полевой，К. А. 1801—1867）：亦為新聞記者。

③ 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В. А. 1783—1852）：抒情詩人，翻譯家，著名作品有故事詩斯薇特爾娜；他当时在沙皇政府供职，并得到沙皇的信任。

阿克薩柯夫不能称职”，因此就下令把他撤了职。

三十年代是阿克薩柯夫文学傳記中的轉捩点。傳記作者們通常認為這一轉捩点的产生，是因为容易受环境影响的阿克薩柯夫终于摆脱了以前他一直向它屈服的那种势力。

阿克薩柯夫因为在莫斯科書報檢查局服务，他交游的圈子自然而然地扩展起来，超出了文艺戏剧界的范围。同青年文学家、科学家和記者們的往来，不知不觉地扩大了阿克薩柯夫的文学方面的眼界。他所負責檢查的杂志上刊载过普希金、巴拉廷斯基^①和雅寿柯夫^②的文章；就在那个时候，他跟那些人建立了私人关系。阿克薩柯夫的長大了的儿子們把年青人对新鮮的潮流的兴趣和迷恋带到了父母的家里。父亲在观察自己的孩子們的智力发展时，不能不注意到他們的兴趣比他自己在那样年紀时的兴趣要認真得多。塞尔盖·季莫菲耶維奇第三个儿子——依凡·阿克薩柯夫曾回忆道：他总共只有十岁的时候，父母亲对他最大的处分是不許他看報紙。

阿克薩柯夫的家庭的生活方式和那时候莫斯科其他的家庭完全不同。孩子們沒有和父母隔开，过着共同的生活。因为他們家里并没有聘男女家庭教师，这件事促使父母亲經常同孩子們接近。

殷勤好客、风趣横生的阿克薩柯夫的家里，对于“客人和不速之客”总是一概欢迎。

“他不但不是一个学者，而且沒有好好地受过教育，”他的儿子依凡論到塞·季·阿克薩柯夫时說道，“可是他对自己的朋友們仍不失为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且——附帶說一句，——这对他

① 巴拉廷斯基 (Бартийский, Е. А. 1800—1844)：普希金时代的詩人，十二月党人失敗后，作品逐漸充滿悲觀情緒。

② 雅寿柯夫 (Языков, Н. М. 1803—1846)：普希金时代的詩人，他的詩早期頗为流行，但后来和斯拉夫派接近，就轉到了反动的立場。

儿子的朋友們也是一样。

康士坦京·阿克薩柯夫把莫斯科大学的同學們邀到父亲的家里来。其中有斯坦凱維奇①、別林斯基、薩馬林②等。阿克薩柯夫家里成了一个热烈地爭論历史、哲学、文艺、美学和宗教等题目的場所。

塞·季·阿克薩柯夫对抽象的思想不感兴趣，而且也不願意仔細了解黑格尔③或者謝林④的哲学体系。还在一八三〇年，他就曾劝告过舍維辽夫⑤：“看在上帝的面上，忘掉德国的神秘主义吧，它不合俄国人口味的。”尽管这样，阿克薩柯夫还是和他周圍激动的青年們很談得来；并且，这些精神上的要求非常殷切的年青人无疑的帮助了他內在的发展。如果說，阿克薩柯夫在一——二十年代初以落后的文艺风味惊人，那末，在三——四十年代，那种使他变得少年老成的頑固不化，現在是一点痕迹也不留了。很可能，促使这种轉变的第一个刺激，阿克薩柯夫是在謝普金⑥的现实主义的天才的影响下受到的。可見天才演員能够把庸碌的編剧家（例如

① 斯坦凱維奇 (Станкевич, Н. В. 1813—1840): 当时莫斯科大学文学及哲学小組的首領。唯心主义哲学家。貴族启蒙运动者。他虽然把进步人們的任务限制在国民教育方面，認為启蒙运动是唯一通向进步的道路，但在沙皇尼古拉反动統治时代，他的活动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 薩馬林 (Самарин, Ю. Ф. 1819—1876): 后为事业家与作家，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

③ 黑格尔 (Hegel, G. W. 1770—1831): 德国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辯證論者。

④ 謝林 (Schelling, Von. 1775—185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⑤ 舍維辽夫 (Шевырев, С. П. 1806—1864): 反动的詩人，批評家及文学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⑥ 謝普金 (Щепкин, М. С. 1788—1863): 著名的演員，以前是一个农奴。赫尔岑說他第一个創造了“俄罗斯舞台上的真实”。

苏什克夫就是)写得毫无生气的角色演得生气勃勃。在二十年代末期,阿克薩柯夫有些戏剧評論是評得很合理的,这一点可以証明他当时已經摆脱了戏剧方面的守旧思想。据阿克薩柯夫看来,謝普金,这个“性格的創造者”,他“总是宁肯保持性格的完整,而不要浮而不实的光輝。”他分析謝普金在埃佐普这出短剧里的演技,为人們責难他不善于朗誦寓言这一点作了辯护。阿克薩柯夫这样写道:“在舞台上朗誦寓言是使人难以容忍的,應該用對話来講寓言,这一点謝普金可演得很好。”阿克薩柯夫在一八三〇年写信給舍維辽夫,講到俄国戏剧发展的前途,他的見解是很有趣的,他說:“我再也受不住了,我把我的一个思想告訴你吧。俄国的戏剧已經完全叫观众遺弃了,無論什么戏,無論怎样好的表演,無論怎样招引,都不起作用,誰也不去看;而且,有許多証据可以証明,这根本不是短少錢的緣故。究竟怎么办呢?据我看来,應該要創作新的戏剧,人民的戏剧。把一切范围和条件都取消!”写这几行字的人,他思想上早已准备好欢迎結婚和欽差大臣^①了。

显然,文艺上的“范围”和“条件”也开始使阿克薩柯夫感到討厭了。

当莫斯科电訊和祖国之子从贊揚普希金而变成攻击他的时候,阿克薩柯夫把他給莫斯科导报发行人的一封信发表了出來,在信里他写道:“难道可以把普希金同他的一些繼承者相提并論嗎,即使他們也是很好的詩人?他具有那样的优点,以前沒有一个俄国詩人曾經有过,他不但在描写看得見的东西时,而且在描写人的心里刹那間的波动时也表現得准确有力,他具有他所特有的敏感,帶着痛苦的微笑……他的許多詩好象几根火綫似的貫穿在讀者的心里,变成了人民的财产!”阿克薩柯夫开始明白,在普希金以后,

① 結婚和欽差大臣均为果戈理的作品。

再也不能遵循那古老的、陈旧的詩艺标准了。所以他自己也沒有把在一八二九年開始翻譯的布亞洛^①的第八篇諷刺作品搞好，過了幾年，他寫了一篇名為大風雪的隨筆。這篇隨筆証明了阿克薩柯夫已絕對地轉向於活生生的現實。他後期的作品里所固有的那種真正的現實主義手法的才能，在這篇小小的速寫里就已經具备了。

如果把這篇小文章跟阿克薩柯夫從前的作品一比較，這仿佛又是另一個人寫的。在這幅暴風雪的圖畫里，藝術的真實性打動了讀者的心。它使人感覺到，阿克薩柯夫是以觀察家的精確仔細把冬天的暴風雪從頭至尾記在心裏，然後完成了這篇直接的寫生的。他把散布在奧倫堡省遼闊的草原上的可怕的自然力描寫得非常雄偉：“含雪的白雲，象天空一般漫無邊際，裹復了整個地平綫，拿濃厚的幕布把燒紅的晚霞的余輝一下子遮住了。突然，暮色降臨……可怕的大風雪狂呼怒吼地趕來了。荒涼的風在曠野上發作起來，刨開了象天鵝絨似的白雪蓋復的草原，把它向天空里拋……一切匯合了，一切混合了……土地、空氣、天空變成了一片沸騰的雪灰的深海，雪灰使人睜不開眼，呼吸困難，它怒號、呼嘯、咆哮、呻吟、打着、拍着、從四面八方、上上下下地旋轉，宛如一條蛇似的纏繞着，把碰到的一切東西全都悶死了。”在這個描寫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目光敏銳的藝術家。這篇隨筆全部是用毫無瑕疵的俄文寫的，不過比之阿克薩柯夫晚期的作品，有些地方尚欠簡潔，有些地方顯出有追求文體的裝飾的傾向。

大風雪這篇隨筆証明阿克薩柯夫突然成了第一流的俄國散文家，這是所有的人，也許連他自己在內，都是沒有想到的。普希金也是首先賞識這篇文章的人之一；他學着阿克薩柯夫的榜樣，在自

① 布亞洛 (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 1636—1711): 法國名詩人和古典主義理論家，為莫里哀和拉封丹之好友。

己的小說上尉的女儿中描写了大风雪。許多年来，一直信奉落后的文艺美学見解的阿克薩柯夫，終于抛弃了文艺的保守主义的束縛；当时为他敏感地鑒賞的一些艺术作品，他的大多数的同伴都还无法理解。因此，阿克薩柯夫成了最早欢迎果戈理的偉大天才的人之一。

一八三二年春天，历史家和記者波果津^①第一次把果戈理帶到了阿克薩柯夫家里。波果津知道阿克薩柯夫“很欢喜”讀狄康卡近乡夜話这本书，而且沒有等到見面就已爱上了它的作者。他們亲自的結識，为果戈理和阿克薩柯夫一家人的亲密的友誼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果戈理逝世为止）打下了基础，誠然，这决不是很快就打下了的。这里用不着轉述他們交往的历史；需要郑重地指出来的是，阿克薩柯夫对果戈理这个人非常爱慕，特別尊敬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他热爱地注視着他的才能的发展：“狄康卡近乡夜話里的几則故事写得很新穎、美妙、馥郁、富于艺术性；不过在旧式的地主和塔拉斯·布尔巴中已經显示出作者是一个具有深刻和重要意义的偉大艺术家了。”阿克薩柯夫是果戈理所有艺术作品的始終不变的鑒賞者。但是当他喜爱的这位作家的創作帶有宣傳宗教的傾向的时候，他認為不向他隱瞞自己的擔憂是一种良心上的天职，“我怕神秘主义，象怕火一样，可是我覺得您的作品不知怎的竟流露出了神秘主义的味儿，我受不了精神上的葯方，好比信仰符咒一样。您在刀口上走路呢！我担心您这位艺术家会遭殃！”

阿克薩柯夫知道果戈理的与友人書信选集^②准备要出版了，

① 波果津（Погодин，М. П. 1800—1875）：也是政論家，观点反动，曾担任莫斯科人杂志的編輯。

② 这本书出版于1846年12月，果戈理在这本书里認為他以前写的一切毫无益处，并向人說教，宣傳基督教义，拥护农奴主的政权，歌頌專制制度。为此曾遭到了別林斯基的猛烈抨击。

竭力設法加以阻止：他給素不相識的当时的書刊檢查官普列特涅夫①寫了一封信，提議不要使這本書出版，他借口果戈理的宗教情緒帶有反常的性質，“如果不是智力上的失常，那末就是神經錯亂。”普列特涅夫沒有重視這個意見，書出版了。阿克薩柯夫讀過這部書以後，給当时住在羅馬的果戈理寫了封信說：“如果這本書是一個普通的作家寫的——那就讓它去！但是這本書是您寫的，書上有些地方顯示了您以前的強大的才能，因此您的書是有害的；它傳布了您那些多餘的思索和誤解的謬論……嘿，当您想到外國去，想到那個毀壞俄國的智慧和才能的羅馬去的時候，那一天那一刻可真是倒楣！您的那些朋友，盲目的狂信者和有名的瑪尼羅夫們②，他們不但允許您，而且还幫助您墮入您自己的智慧的羅網，他們將對上帝負責。……”果戈理很看重這封信的真誠：據他說，阿克薩柯夫的責備“雖然只使他打了個噴嚏，可是這是叫人身子健康的噴嚏。”③

如果說阿克薩柯夫對藝術家果戈理是誠懇地關心的，那末，反過來，果戈理也是屬於那一批人裏面的一個，他們的忠告和鼓勵，大大地幫助了阿克薩柯夫的文藝活動的發展，而他們的作品又以藝術上的現實主義幫助他放棄了那套陳舊的文藝見解。

從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三九年，阿克薩柯夫先是在康司坦季諾夫測量學院充當學監，後來當了校長。等他父親死了（一八三七年）以後，他變得相當富裕，可以不用想什麼差事，而過着富有的地主生活。一八四三年，他在莫斯科附近購買了亞勃拉姆切伏莊園。

① 普列特涅夫（Плетнёв，П. А. 1792—1865）：俄羅斯批評家，詩人，教授；反對文學和評論工作中的進步的事物。

② 瑪尼羅夫是果戈理的死魂靈中的一個人物，是個閑散的、多情善感的夢想家。

③ 俄國習俗：打噴嚏時，在座的人必說一句“祝健康”。

在長滿了濃密的叢樹的陰沉寂靜的沃里河畔，阿克薩柯夫對大自然的喜愛和釣魚的嗜好獲得了充分的滿足。有許多阿克薩柯夫家的朋友到亞勃拉姆切伏來：如果戈理、屠格涅夫、扎高斯金等等。

阿克薩柯夫喜歡而且善於聊天。他個人的回憶和老一輩人的各種逸事，在他那種生動、直接的口頭敘述形式下真是顯得活靈活現。由於朋友們的懇求，阿克薩柯夫早在一八四〇年就寫了他的回憶錄的一個斷片，這個斷片在莫斯科匯刊（一八四六年）上發表了。在這部著作上，果戈理堅定地支持阿克薩柯夫，鼓勵這位年齡雖大而實際上却才開始寫作的作家。

四——五十年代是塞·季·阿克薩柯夫創作的繁榮期。老年和病痛快要來了。眼光不行了，瞎眼的危險威脅着阿克薩柯夫。

“塞爾蓋·季莫菲耶維奇極感痛苦，而且痛苦得不耐煩，象個小学生似的，”斯米爾諾娃①寫信給果戈理說。阿克薩柯夫寫作自己的回憶錄，借以忘卻病痛；回憶錄的一部分是他自己寫的，一部分是口授而由周圍的人筆錄的。這不是平常的回憶錄；里邊的角色不是人，而是鳥、魚和野獸。不過，在這個回憶錄中有一個主角，給這些回憶印上了他那容易入迷和熱情的性格，這就是他本人，獵人兼漁人。

日漸衰老的阿克薩柯夫，在下面這首詩中写出了這些回憶對他心靈的有益的影響：

可是，有一個安慰者，
永近年青和朝氣蓬勃，
行奇蹟者和治療者，——
我暫時走去找他……

① 斯米爾諾娃（Смирнова，A.O. 1809—1882）：傳記作家。